

四書說

閩

錫山

山

書

端

(二)



四書說

關
說
一
書
卷

四

論語說自記

予於大學中庸已略詮釋山中無事□□□□□因憶童年亦有草創
簡閱笥中存者無幾隨取今昔從疑得解者若干條筆而錄之就正大方
其餘一仍先儒之舊或曰方今時事孔棘生民憔悴子爲是也何補於理
亂安危之數予笑曰患不得聖賢心印耳果可使聖賢若存點頭道是又
安知其無補也哉惜予非其人耳雖然予亦安敢自外名教而不求印合
聖賢之心靈隨載筆與有心人相商

崇禎七祀重陽日河汾野人辛全復元子書於水雲洞前之瞻尼亭上

論語說

河汾野人辛全謹著

蒲坂門人韓垺錄梓

臨汾門人樊巖較正

總論

有魯論有齊論有古論總是記吾夫子及諸賢之言行至鄭康成始集三論爲一書今日之論語是也今猶名魯論者體夫子不忘宗國之意猶春秋以魯君紀年

全讀孔聖全書五經外雖有家語與先聖大訓孔子集語孔叢子諸書記夫子言行皆不如論語純粹精當雖屬門人記錄後世成書夫子存日未必不見未必不加商証

論語五經神情五經體裁俱備爲後世語錄文章之祖

論語係類積文字非一時所成誦玩之熟二十篇亦恍然一篇文字

論語不必通書以某章貫一章用某節某句貫恐其牽合傳會正旨不得明白只一句自爲一句一節自爲一節一章自爲一章零碎看得明白自有豁然貫通處到此處便知二十篇總是一意又總是一字曰仁

學而章後便記有子見學在學乎仁也記巧令章見仁不可向外馳也曾子章見能省身自然不外馳矣記千乘章見可省身者又未嘗不可經乎國也後此類甚多在出言時碎星說來聖人原無此心在成書時次其前後門人未必無意

會讀論語者如遊杏壇之上親見孔顏諸人上下議論受益無窮不會讀者只作一場話說博青紫而已

孔子是太和元氣人品論語是太和元氣文章

學而篇

時習章從來不知看法何貴讀書只當看不知君子處分明人知便有富貴利

達君子是古今聖賢人始初爲爲君子而學所學是所習亦是悅是真悅樂
是真樂朋友遠來都是有益身心性命家國天下的朋友人知不知自然都
看的輕了自然不愠若始初欲博人知而學所學既非卽時習亦不中用悅
樂非真悅樂卽朋友相聚亦焉能爲有焉能爲無當日苦苦原爲博人知而
學習人不知又安得而不愠也去君子遠矣此關係人心學術世道不小不
從此開眼而漫曰學習曰悅樂何也故夫子謂子夏曰女有君子儒無爲小
人儒又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皆宜與此合看

學是希賢希聖希天時習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有弗學學
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辯
辯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
千之悅是快心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處豈不快心學習如掘井悅則及泉
學習如磨鏡悅是見光學習如飲食悅是醉飽小學習小悅大學習大悅常

學習常悅真用工人自知

問悅樂何分曰吾心之獨樂曰悅衆心之同悅曰樂

朋是同志人人是流俗人是吾同志雖遠方亦來彼既流俗卽至親至近亦對面不相識也可見惟聖賢識聖賢惟豪傑識豪傑臭味同也吾輩爲學使世俗人看得淺深則我之心術品格與彼等亦不相遠成何聖賢成何豪傑聖人之言活潑潑地朋來是偶指順境一件言人不知是偶指逆境一件言其實舉一隅令人以三隅反也

此種道理此等人品原是人人當知人人能知彼爲欲染俗拘不能見得真是醉夢麻木人吾方矜憐哀憫何暇與彼計較故不愠是有憫憐意思無怨尤意思

朋來而樂是嘉善不知不愠是矜不能總是聖賢一片與人爲善熱心腸故曰君子

問孝弟何以不犯上作亂曰孝弟良心也良心既發自然幹出不善事自幹出濟人利物事也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

孩提知愛親稍長能敬兄此美種也好貨財私妻子一切妄爲便是斤斧伐牛羊牧也君子務本是不爲斧斤伐牛羊牧且加灌漑

陸象山先生自謂宗孟子讀論語却又疑有子之言支離胡不觀孟子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孝弟是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孝弟爲仁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親親長長孝弟也天下平爲仁也不惟孟子孔子謂齊家爲治國平天下之本書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皆是此旨今謂有子支離則孔與書皆非矣此是齊家爲治國平天下之本

鮮矣仁不是說全無良心只是枝葉繁盛根本必漓

巧令是在言語氣象上打整聖賢亦在言語氣象上打整但聖賢爲存心故仁

存巧令者爲悅人故仁鮮

一吾字一身字見其省之切三字見其省之密日字見其省之勤此是曾子時習處是曾子不自欺處是曾子自反而縮處是曾子戰兢臨履處一貫全從此入

三省曾夫子拈己切近工夫而言其實人各受病不同擇各受病而對症治之二省可也一省可也四省五省亦無不可奚必區區三省拘之方爲學曾子乎

道千乘是聖人談經濟止平平說去聖脩王道該括無遺敬信節愛時一件自爲一件但有次第耳不必以首句貫

蒙以養正聖功也夫子入孝出弟章可爲註疏亦一件自爲一件但有次第

朱夫子集小學大有功於世教但亦有非小子當下所切近者私意卽以夫子此章之言爲綱取古今言入孝者若干條出弟者若干條謹信者若干條愛

衆親仁者若干條餘力學文者若干條以廣夫子此章之意爲小學上篇取古人孝弟謹信愛衆親仁餘力學文善行若干條以實上篇之意爲小學下篇以爲朱夫子之忠臣諒朱夫子亦首肯也但不知得遂狂志而爲否如不得希來哲代成我志

非專是責備子弟亦是責成主教化子弟者

做弟子是如此做聖人亦只是如此

一日之事全在旦一年之事全在春一生之事全在少少年若培養下聖人君子根種猶恐將來知誘物化變轉下流况父兄師長原不知教化根本不教者無論卽教者止習帖括記誦以期博取青紫全不知躬行何事無怪人材不古若世道不治平也欲使世道還醇則小學之教不可不明蒙養不可不端

子弟若依夫子此章力行與舉業亦不相妨或曰是有根本的舉業

四書
子弟若知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等件當下青紫不得亦好若全以富貴爲心不以孝弟謹信爲事則渠之富貴與親長國家亦無益也

子夏章從來錯看當以朱註爲定不是說學貴實行是說學問有益

蜀楊漱石先生督學三晉延予平陽府庠明倫堂爲二十四郡邑諸生講學予

思此章或可於當時聽者對治因闡之曰此章書子夏言學問之有益也世

人只說人能敦倫便是學問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不知學不分明豈能敦得

倫紀且子夏以文學著名肯爲廢學之語緣他平日從博學篤志切問近思

上着力卽從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上得力故發此言說道吾人托形宇內於

家有親於國有君於同類有朋友皆有當盡之道不盡其道則內何以對父

母外何以對君長日用何以對朋友看來人倫不盡其道只是心地不清心

地不清只是問學不明人若好色便不好賢既有少艾之慕於親自不竭力

旣爲妻妾之奉於君安肯致身於友安肯全信人若識破好色念頭是受病

之源從心上加一轉移變爲好賢念頭未見羹牆戀慕既見篤信欽承念念不忘時時懷慕從前好色是爲人心是爲妄念今一易妄念變而爲真念人心變而爲道心然何人爲賢不過是天地間孝子忠臣信友既心好他豈肯浮慕其名必欲不使他獨擅其美法其孝以事親隨在致孝無不竭之力法其忠以事君隨在據忠無不致之身法其信以交友表裏如一終始如一無不信之言是則倫紀克敦心地清明世人疑是他天質之美自然於道肯行非因學問之力不知人於道理不曾學思問辯理欲之路未分真僞之介難判心地安得清明行事安得親切今既心地清明行事親切如此必是他學問思辯功夫既至理欲路分真僞介判方能此等事也不然不由學問則心地昏冥何從而覓清心敦倫之路也哉此豈子夏臆說其旨實本大學賢賢易色卽是正心誠意竭力事親是齊家中一事致身事君交友有信是治國平天下一事然皆一一從學問中來則格物致知爲最初用力之地也人試

觀於君友何如於父母何如於賢色何如於學問何如使言之子夏者而見諸我身則何患聖賢之不可及而世運之不可轉也哉

惟精方惟一明方可誠身人必道理見得分明自然力行真摯轉好色念而好賢是何等力量君親朋友之間一無虧欠是何等關係非見道分明者決不能力行如此卽有不由學問偶然行出好事者是冥行非躬行也

吾每望人力行尤望人力行前先看講明工夫不然自以爲行善事行之未有不錯者

厚重忠信擇友改過總是欲人固學而爲君子厚重是要有君子的威儀忠信是要有君子的心地擇友是要於君子的朋友又不肯容自家一毫過失心則純然一君子矣四者皆是學之所在而主忠信爲要

忠信爲主而百骸皆僕從也忠信爲主而萬事皆客感也主乎主乎慎勿與僕伍也主乎主乎慎勿爲客遷也

溫良恭儉讓是道布爲文章夫子之一貫也是時行物生而布於日用間也夫子當日不知爲溫良恭儉讓邦君亦不知其爲溫良恭儉讓也惟子貢從旁窺之因曉子禽於不能模擬中而模擬之如此

溫良恭儉讓五字宛然畫出孔子真容千古下猶思想見而況於當時親炙者乎安能不爲感動

問當日邦君仰慕夫子而告以政何不舉國而從信任之久乎曰告以政者秉彜好德之良爲夫子所感動也不久任者良心爲物欲遷不能自主也可見人性皆善不自修爲不能保其善也雖聖人將奈之何

不曰三年無改於父之事而曰無改於父之道道字決指父所行純粹至善者言是對善人之子言欲其善繼善述無墜家聲非對惡人之子言令其世世濟惡而襲非也

道者善也不可改也不善卽非道也改之何傷改之正是克蓋前愆處不然濟

四書說
惡襲非不能一日立於世父母何樂如此之子乎

不改於父之事不論善惡一槩不改不惟道理上過不去卽人情上亦過不去
不惟事體上過不去卽王法上亦過不去聖人之言決不如此不通

問既指善一邊言何如不說終身無改而止說三年曰三年已久矣其不改父
之道也終身不改可知若說終身大死煞矣

禮之用章大意是言禮雖貴和却不可因和廢禮上節是泛論道理下節是當
世之弊

天理未嘗不體貼人情古如是今亦如是一槩止徇人情不問天理不惟不合
於古亦難行於今

上節只當照舊說知和而和其病不在知字全在而和

伯夷下惠皆聖人也而世人欲學下惠者多明道伊川大儒也而世人欲學明
道者多嗚呼豈真欲學下惠明道哉不過藉下惠明道以縱其知和而和之

私耳請以有子之藥藥之

欲學下惠且先學他不以三公易其介欲學明道且先學他終日端坐如泥塑人

信近於義是語言間心作得主言不肯苟恭近於禮是容貌間心作得主貌不肯苟因不失其親是交遊時心作得主交遊不肯苟故後皆鮮失

三者是何等敬謹何等精明何等力量非大有學問及利欲心輕者不能庶乎可與立矣

人能體是三者渾身佩一部周易

學人初涉世將君子不重章及此章揭諸座隅做效力行便是升堂入室根基世運藉賴不小

魯論載有子數章皆有滋味皆有關係何嘗支離病其支離狂妄甚矣

君子食無求飽章三項並重總是成就一好學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是心

四書語
地清也敏於事是心不敢怠慎於言是心不敢浮就正有道是心不敢滿如此纔是好學好學方不愧君子可見君子人人可爲孔顏亦不外此

問今人有敏於事慎於言不難就正於人畢竟不可謂好學君子者何故曰只是爲居食安飽敏爲居食安飽慎就正者未必卽有道也請學人淡却居食念再商量敏慎就正事

疏水曲肱夫子之無求安飽也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夫子之敏慎也三人行必有我師夫子之就正也故曰不如丘之好學簞瓢陋巷顏子之安飽無求也語之不惰不違如愚顏子之敏慎也若虛若無顏子之就正也故曰有顏回者好學難乎易乎有爲者亦若是

驕諂兩態原是一心諂人者必驕人驕人者必諂人樂與好禮總是心純天理在貧見其樂在富見其好禮耳

味其斯之謂與與吾斯之未能信斯字同此子貢悟門大關處